



13
1787
44



門 13
1787
卷 44



隋書邳國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威曰
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卿為君父
直依朕旨以禮自存

唐蔡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為製碑文後因食瓜美愴
然悼之遂輟食遣使奠於靈座

徐稭預於家灸雞一隻以一兩
綿漬絮酒暴乾以裹雞到喪家
隨外以水漬綿使有酒
氣白茅為藉以鷄置前

周必大皇太后升遐慰皇帝表慈帷晝掩哀訃夕聞凡思持載
之功舉抱推傷之痛中慰共惟陛下事親盡禮侍膳殫誠久承
文母之歡徽音遽隔遠邁顯宗之孝追慕何窮願寬陟謁之悲
少副普天之望

皇后上仙慰皇帝表桂輪隱耀椒掖獻儀

周禮巾車掌大喪飾
遣車遂獻之行注獻

舉也謂陳駕之行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日為車厚儀既傾淵衷斯惻伏以天行

皇后風俗通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天行天姿恭儉地望高華久殫嬪順之勞

正倚坤寧之助奄從先後莫返中闈共惟陛下孝切亮陰恩隆

儷極雖聖情之易感故天數之難移願寬當宁之思垂副含生

之望臣無任云

孝宗皇帝梓宮啓殯揮塵錄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朝公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

不日後中原即歸神矣宜以殯宮為名僉以為當用之慰皇帝表舜三年之喪倏臨襄葬

商兩楹之殯初啓敢塗檀弓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輅以棺加斧於柳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顏柳曰天

子龍輅而柳禱痛結重宸悲纏率土中慰共惟太上皇帝陛下孝思罔

極宸禮無違緇恭默弗言若已忘於天下然齋號躬服自不廢

于宮中願紆追慕之懷益盡送終之典臣効官疎遠奉報驚摧

莫仰同軌之駿奔徒隕交頤之涕泗

顯仁太后發引慰皇帝表陟彼此兮爰卜青鳥之吉維其時矣

遽瞻畫雲之儀行道逶迤聖情惻楚中慰共惟陛下德種天性

道貴人倫粵符素柰之謠晉書杜皇后頤之曾孫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

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深切蓼莪之感親喪固所自盡也內不廢於

三年聖德何加於孝乎外已刑於四海逮茲遣奠外極哀悰願

淑靈已隔於東朝惟追慕少寬於南面

司馬君實禮父母之喪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為丈夫喪次

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檀弓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脫經帶孟康注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楫柱

父竹杖母桐杖不與人坐馬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

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語錄朱文公母夫人忌日着黻墨布衫其中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

談錄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於衣笥中得一墨衰袖短骨內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教以候翁姑私忌日着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

石林過庭錄至和間富鄭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

持喪者詔下意大向公必欲起復再下再力辭末以盧朱崖薛

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重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

而為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

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

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

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

已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吾聞諸

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公羊傳古者臣有大喪則公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

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縗而服善之也

諷錄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幞

頭黻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

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

遽謝不佩獨異記唐甘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判第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著鞋到直省所即席藉藁非公事不言未嘗落齒歸輒號慟

無時國朝奪情惟通得理王元之太宗皇帝挽歌下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祝堯違眾望

傳啓合天心陵柏蕭騷韻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

琴

宋庠莊獻明肅太后挽詞寶慈垂母訓一紀御璿除地有占沙

舊天仍補石餘軒星淪夕緯謝玄暉齊皇后哀策文清漢表靈

耀懷光素翟輅去宸居異日金滕啓方知復辟書崩後中箱中

肝是身無憚寒暄疾有加災生織女柰魂斷濯龍車厥嬰浮晨

旭邊蕭咽暝霞唯留長樂注刊美在皇家

駱賓王裴大夫挽歌嵩里誰家地紀原漢武時李延年分田橫

貴人嵩里送士大夫庶人松門何代立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照寒無

影窮泉凍下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山谷詩藏舟移夜

張敬夫挽王詹事大節元無玷中心本不欺排奸力扛鼎憂國

髮成絲方喜三旌召俄興一鑑悲西風吹泪眼夫豈哭吾私

孝慈錄斬衰三年子為父母庶子為所生母子為繼母子為慈

母子為養母嫡孫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為人後者

為所後父母及所後祖父母承重齊衰杖期嫡子衆子為庶母

為嫁母出母父卒繼母改嫁已從之者夫為妻齊衰不杖期父

母為嫡長子及衆子父母為女在室者孫為祖父母為伯叔父

母為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為姑及姊妹在室者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祖為嫡孫父母為長子嬪為繼父同居兩無大

功之親者齊衰五月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為高祖父母為繼

父先曾同居今之不同者為繼父雖同居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為同堂兄弟及姊妹及兄弟之女出嫁者父母為衆子婦

為女之出嫁者祖為衆孫孫女在室同為兄弟之子之婦為人後者

小功為伯叔祖父母為同堂伯叔父母為再從兄弟及姊妹在

室者為同堂兄弟之子為從祖祖姑在室者為同堂兄弟之女
 在室者為兄弟之妻為嫡孫婦為人後為其姑姊妹適人者為
 嫡孫婦為同姊妹之出嫁者為孫女之適人者為兄弟之孫及
 女在室者為外祖父母為母之兄弟姊妹為同母異父之兄弟
 姊妹為姊妹之子總麻為族曾祖父母為族伯叔祖父母為族
 父母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為族曾祖姑在室者為兄弟
 之曾祖姑在室婦人為夫曾祖高祖父母為兄弟之曾孫為
 曾孫玄孫為同堂兄弟之孫為再從兄弟之子為乳母為舅之
 子為姑之子為兩姨兄弟為外孫男女為壻為妻之父母為兄
 弟之媼為同堂兄弟子之婦為同堂兄弟之妻為外孫婦為甥
 婦為人後者為本生外祖父母

哀談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二年
 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係期年服若俱依奔喪守制或一人
 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煩曠官廢
 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應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
 喪俱遣致祭從之

葬

禮記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柳幘諸侯輅而設幘為榆沉故設撥
 三家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諸侯則有輅無龍有幘
播地取引車滑不滯撥者以手撥榆沉而洒於道也三臣既知
輅之可廢而不知檢之不必設是竊禮之不中也下云君葬用
輅四縛二碑御棺用茅
上堂用車二縛無碑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聖燒土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

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瑣言玄宗北巡待至太行坂路隘逢禪車問左右何物曰禪禮天子即位為禪歲一

添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則載以從上命焚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

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且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

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

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荀子子貢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望其殯畢如也宰如也

墳如也兩如也則知所息矣左傳秦伯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

夫清波雜記元祐七年南京潘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纒三尺濶

不喻尺厚不及寸是有縱文留守曾肇往視之命遷瘞之按禮

同人以爵人棺槨葬長塋夏后聖思葬中塋下劉向疏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 橋山堯葬於濟陰丘

隴皆小葬地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

湯無葬處文武葬於畢在郟東南無墳壠遠至吳王闔閭達禮

厚葬堯堯丘山下銅棺三重頭池六尺黃金未王為鳧鴈三日

金精上騰為白虎拾遺記舜葬蒼梧有鳥如丹雀名曰憑

霄自丹州而來銜清沙珠積成壠阜名曰珠丘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襄

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愁也始皇葬

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三墳其高十丈周回五里有餘石

槨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理工匠

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曹勣詩千金買

魚燈泉下照孤鬼行人上陵過却手扶蘇墓

漢書楊王孫欲羸葬友人祁侯止之報曰古之聖王緣人情不
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裸葬將矯世也夫厚葬誠
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
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
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
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死者不得
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
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合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
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高以棺槨支體絡束
口合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
其真宅歸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匱葛藟

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開張錄

侍中者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程元祐中
同為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不近其棺所得已不
勝慰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瓦器數十盜怒不酌其勞斷棺取
金幣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傷楊王孫之計
矣

魚豢魏畧沐竝豫作終制戒其子曰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貧賤
者譏於固陋是以養生送死苟竊非禮故陽虎璠璣甚於暴骨
桓魋石槨不如速朽夫道之為物惟悅惟怒壽為欺魄天為鳧
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其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罕衣
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枉枯豈復識古有薪衣之鬼而野有狐
狸之窟哉

按類要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
連以金鏤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鱗之象九竅加

以黃金則
死者不朽

梁元帝曰吾之亡也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以自適外此珠玉不入銅錫勿藏也田園讓求喪於西門豹側

杜元凱求塋於祭仲冢邊曹子臧求塋於蘧伯玉側梁伯鸞求

塋於要離之傍彼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金蠶無吐絲之實瓦

鷄無司晨之用謹母以血臙膏腥為祭也棺槨之造起自軒轅

周室有瘡翼之飾晉文請祿桓司馬石槨甚亡謂也漢梁商薨賜以東園

朱壽之器銀鏤黃腸注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漢音義曰以栢黃心為槨曰黃腸也

新唐史姚崇孫勗自為壽藏漢書注冢墓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於萬安山麓

祖塋之傍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剝土為臺曰化臺唐司空圖豫為

塚棺同容坐壙中賦詩酌酒或離之圖曰君何不橫耶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中哉

灑水燕談本朝王樵淄川人自號贅世翁預卜為第名蘭室於

中置石塌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沒後寄魄以備不

虞大臣及近戚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遣內侍監護塋墓謂勅塋國醫未必皆高手偶病藥不相當往往為害勅塋一聽於

監護官至塋家資不能辦故陳堯佐將終自誌其墓曰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年八十

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臣納祿不為辱可歸見父母接神

之域矣釋名塋不如禮曰埋埋瘞也趣使腐朽而已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尸曰捐塋下棺曰窆

集古錄昔季札塋孔子題其墓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處

張從紳紀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摸搭其書以傳

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刊于石則轉相傳

摸失其真遠矣述異志闔閭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

吾之君王棄吾之邦遷于重崗維崗之陽吾王

李翱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
 訪問於人又取行狀以為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
 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貞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
 光或言直言正行歿而不朽曾不得直叙其事而行狀不足以
 取信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迹皆足
 以自見耳志林蜀人同墳而異葬其間為通道高不及眉廣不
 能容人既死而葬則去之東漢壽張樊恭侯遺令棺
 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恐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異藏光
 武善之書以示百官然不為通道又非詩人同穴義故蜀人之
 葬為

事始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
 延之為正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誅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
 繆襲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

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王戎墓銘有
 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刊石埋
 墳前厥後墓誌因此始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
 有慚色唯郭有道碑無愧色耳

隨筆作文受謝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長碑頌中朝
 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受納饋遺亦至鉅萬
 是以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昭四裔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蜀
 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六判官詩云故人南郡去
 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淮西
 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疋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
 并白玉帶劉義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
 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

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酌以絹九

千匹談苑宗室至一品殯葬朝廷遣禮官較祭舊制加太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義俱在禮院見一

皇親年老行遷私語曰可較矣官制行太常博士專領較祭有數皇親出殿曰此皆較材也

范至能得壽藏密邇松楸地一隅會心何必問青烏元宗雖愧

鎮公子沒世尚從先大夫京兆漢阡賢問望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塋茂陵人謂

其道為京兆阡原涉慕之買地開道立表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邢山鄭冢舊規模家庭

遺訓煮蒿在不學郊鄉畫古圖古傳墓門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梁乃謂之神道家山隨

處可松楸荷鍾携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鍊門限終須一箇土饅

頭三輪世界猶灰劫四大形骸強首丘螻蟻烏鳶何厚薄晚風

拊掌菊花秋晉陶淵明自作輓詞祭文唐白居易樂天辛秘李柄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行之皆自撰墓誌

顏魯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志祭文朱翌曰生前作誌謂之遊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顏魯公可也

羅大經曰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謹重視其親

之遺體使異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

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借此以求子孫富

貴乎世之人惑於術士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快意至數十年

不能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因

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房惑於各房風

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凡此皆璞之書所為也且人之

生富貴貧賤天稟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

轉移乎若如其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

樂

考索樂之來尚矣自葛天有牛尾歌呂氏春秋葛天氏八闋三

載民二玄鳥三遂草木六連天功七依地德等黃帝有景鍾管子黃帝作五鐘青曰大

白景而樂已具通典帝系譜曰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

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帝作六莖帝

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箭而又有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禹

之時以五音聽治垂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教以道者擊鼓以義

者擊鐘以事者振鐸語以成周時大司樂有六代之樂曰雲門

憂者擊磬有微詔者搖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鍾師有九夏之奏曰王夏肆夏

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騶夏樂師有六舞曰帔舞羽舞

皇舞旄舞人舞干舞鼓人有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

則雷鼓八面鼓神祀靈鼓六面鼓社祭路鼓四面鼓金奏以金

如雞頭和鼓以金鐻鈕也如節鼓以金鏡似鈴無止鼓以金

鐸也通鼓也漢高祖用叔孫通制宗廟則有嘉至樂等主出

文始五行舞則有禮容樂樂楚聲命唐山夫人作則有房中樂

初秦始皇六代樂惟韶武馬二十六年改周大孝惠二年夏侯

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寬更名曰安世樂其歌十七章有曰金枝秀華庶旄翠旌曰七

始華始肅倡和聲曰我定歷數曰王侯秉德曰桂華曰美芳之

類是也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

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數十人造為賦詩畧論律呂以合八

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曰練時日曰帝臨曰青陽曰朱明日西

顓曰玄冥曰惟恭曰天地曰日出入曰天馬曰天門曰景星曰

齊房曰后星曰華燿燿曰五神曰朝隴首曰象載瑜曰赤蛟者

是也至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祖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皞

玄冥雲翹育命之舞明帝永平用曹元圖識之言改大樂為太

子樂曹元對明帝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下詔改樂曰大子東平王蒼總定公

卿之議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為文武之舞薦之光武之廟時樂

有四品一曰大子樂郊廟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焉三

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焉四曰短簫鈞歌樂軍中用焉

章帝籍田班固奏籍田歌帝又親著詩歌四章列其食舉及制

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魏武帝平荊州獲漢

郎杜夔始復先代古樂而柴玉左延年之徒乃以妙善鄭聲被

寵王粲所改者不過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晉武帝時荀勗

改杜夔之樂依古尺以作新律武帝初受禪命傅玄改漢鼓吹

虛之祥思悲翁為宣受命文如張為征遼東等又命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樂歌梁之樂則以雅

而為名如皇雅寅雅介雅需雅之屬皆梁樂也陳之樂則以韶

而為名懋韶通韶潔韶穆韶之類皆陳樂也隋之樂則以夏而

為名如昭夏皇夏肆夏需夏之類皆隋樂也唐興即用隋樂武

德時詔祖孝孫定樂始制十二和以法天地之成數號唐雅樂

張文收又考正律呂與呂才叶其聲音而五虛鍾皆用於十二

鍾開元中又增三和樂共為十五和曰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

和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咸和以至干正和承和豐和宣和

凡十五和焉唐雜志管絃記十二卷乃留進所撰管志十卷乃委秀所撰樂社大義及樂論皆梁武帝所撰律鍾

五卷則撰於沈重樂譜集解則撰於蕭吉樂府聲韻樂府歌詞則撰於鄭譯蘇夔撰樂志李元楚撰樂經李守真撰古今樂記宋初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

一律故有和峴所定之樂太宗時有平晉樂有方國朝天樂樂
章皆太宗聖製真宗時樂始議隨月轉律之法仁宗景祐三年
命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哲宗即位范鎮造樂獻之下

李照一律有奇

陳徐陵有玉臺新曆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等
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為玉臺後集音廣陵
加孔衍有采操宋謝莊有琴譜三均唐崔令欽有教坊記唐
有樂府古今解題吳兢有樂府古題要解徐景安有歷代樂
府有景祐大樂圖議宋祁有大樂圖議房庶有補亡樂書胡瑗有
樂書郭茂倩有樂府詩集蔡元定有律呂新書

爾雅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擲大瑟
謂之麗大琴謂之離大鼓謂之鼗大磬謂之馨大笙謂之巢小
者謂之和大箎謂之沂大塤謂之郢大鍾謂之鏞大簫謂之言
小者謂之箛大管謂之箛大簫謂之簫大箎謂之步徒吹謂

之和徒鍾鼓謂之脩徒鼓磬謂之寒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
敵謂之籟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和樂謂之節

史記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
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
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
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
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聞宮
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
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善樂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漢書元帝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自臨檻軒上噴銅丸以摘鼓
中嚴鼓之節山陽王亦能之上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

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乃若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

方寶常被配為樂戶妙達

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鍾律與人方食論及聲調

時無樂器寶常因取食器及雜物以著叩之品

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即今所謂水盞焉

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

曰祝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

角觸也物觸地而出載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

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縣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

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

宮紀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

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

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繼微雅瘁之音作而民思憂關

諸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

或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

音作而民淫亂先王耻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

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

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

而不相奪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

立樂之方也昔黃帝作或也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

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

之道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天承二帝也招

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
 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
 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
 絃入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
 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
 仁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
 室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
 樂楚聲也堯山堂外紀譙樓畫角之曲三弄傳曹子建作首為
 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
 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
 世房中歌其詩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

芬樹羽林雲景杳冥

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然
 衆多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

金文

秀華庶旄翠旌

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逆羽葆以黃金
 為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華也

七始華始

肅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

郊祀歌其一曰練時日侯有望炳管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
 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
 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
 相放惠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粟采盛香
 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嫜並綽音麗
 頽如茶兆逐靡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蒞蘭芳
 澹容與獻嘉觴

樂動聲儀

孔子曰蕭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

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斯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

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聖人務其本

拾遺記師涓者出於衛靈公之世能寫列代之樂善造新曲以

代古聲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雁應麟之歌夏有明晨焦

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

徐沉雲之操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公情涵心感忘於政事遠

伯玉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沉細靡曼之音無合於風雅

非臣下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新聲而親政務

沈約宋書秦樂曰五行始皇所改漢樂曰文始高祖改部武德高祖

人執千戚以象天下安世舊曰房中秦改為壽昭容高祖造

樂已行武以除亂嘉至叔孫通造四時文帝所造昭德武帝造

禮容高祖造生於嘉至叔孫通造四時文帝所造昭德武帝造

盛德孝宣造薦雲翹育命巴渝漢初巴渝助漢

曰昭武改漢正世改漢安世又迎靈改漢武領改漢昭業昭容

鳳翔改漢靈應改漢大韶改漢大武改漢

唐書高宗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于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

劉縠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

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儀而太子廢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

堂曲明唐再受命此日有傷堂撓堂堂詭側不正也撓危

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官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

王殆為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後皆驗

唐五行志天寶調人多為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僧寺而樂

曲亦多以邊地為名至其曲遍繁聲謂之入破蓋破碎云列子

周穆

王奏承雲六莖九韶晨露以樂之
注承雲六莖俱顯頌樂晨露湯樂

樂律

史記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商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末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治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

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

漢書五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纏地之紀也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竹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大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入為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律呂新書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

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
 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徑圍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
 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高聲和氣應則黃鍾
 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二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
 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
 索之柶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黍而金石亦不復考
 矣古人謂子谷柶黍中者實其龠則先是得黃鍾而後度之以
 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
 二百黍之實以生度量權衡非鍾生於黍也 律者致中和
 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螻
 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

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

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錄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員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得古編鍾一枚不知何代其銘曰粵朕皇

朱子曰所謂黃鍾徑圍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考

斛銘曰律加量方尺圍其

外甕旁九釐五毫釐百六十二寸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

小司馬之說可推

淮南曰規始於一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

而官音調而因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索隱

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通典具焉

通典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

建冬至日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

呂為羽應鍾為變宮絳實為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變

宮變徵而商以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

之為七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臣有常職民有常

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也商羽角三聲此其無所變也故君總萬務不可以執於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一有變也又曰十二鍾為十二律之正聲又有九寸為均其子聲俱四寸有半先儒又有云如中呂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半之為子聲之鍾故有正聲與有十二子聲通為二十四鍾迭為五聲合之而為六十律也抑又聞之樂有所本中聲者樂之本也所謂中聲者黃鍾之宮也

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亦因可見此齊蘇夔駁鄭譯曰歸詩

外傳所載聲樂及月令所載五音之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推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問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譯答曰固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云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謂三始始洗為春始實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四時之始是以謂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缺冬夏之聲每宮須立七調**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九所謂卓然者也**元定曰宮與商與角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商相去皆一律則近而知二律則遠而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正聲者五聲故以起調異曲為諸聲之綱

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此於正音但可成齊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衍義補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

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房庶亦言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大畧以為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攢之以斗壘土也變而為甄祝敵木也貫之以板凡若此者八音之變也亦猶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耳

范永鑾進律呂元聲疏自秦焚六籍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不正久矣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證以三寸

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
 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為極清以正官聲極濁之誤以左右
 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
 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兩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
 昭然可考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相旋為宮此之謂也呂氏春秋黃帝命伶倫取蟹谷之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十九分而吹之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劉恕外紀無忌隋志亦與呂氏無異馬自太史公志律以黃鍾為九寸蔡季通因之後之言樂者遂祖子長而於諸書漫不加繹於是黃鍾之度茫然無據而初動於卦為復則三寸九分者陽之始也升陽漸益故大呂四寸五分然大寒陰氣猶壯陽雖進而尚微故止升六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春故大簇五寸四分又夾鍾六寸三分又沽洗七寸二分又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焉蕤賓當午之中六陽既亢於卦為姤則九寸者陽之極也歸陰漸損故林鍾八寸四分然大暑陰氣未行陽雖退而尚隆故止降六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又南呂六寸六分又無射五寸七分又應鍾四寸八分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焉此太陽行

氣之數也陽性動動者數三始於黃鍾三寸九分陽之少也極
 於蕤賓為九寸湯之老也而自九寸約之復終於三寸九分之
 數是所謂能貫十一律歸乎其宗者也司馬氏不解九寸為黃
 鍾之變而直以為黃鍾之管遂生九分焉寸黃鍾八十一分之
 說大呂而下以次漸減參差不齊而官商淆亂不知陽氣自冬
 至後漸升而律反短則氣有餘而管不足夏至後漸降而律反
 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况以應鍾接黃鍾纒間一月而相去四
 寸無奇則何以續氣數而和聲音哉韋昭曰九寸者黃鍾之變
 也悟變之旨則知黃鍾之其度短也其聲清也而諸律由是可正矣

樂器

琴

孔子晝息於室而絃閔子聞之告曾子曰

夫子何感若是乎入問孔子曰汝言是也向者吾見猫方取鼠

欲其得之故為是音也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今子於琴

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所聞然高望而遠眺焉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所謬然深思焉
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

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棟

白虎通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琴者閉也所以懲忿

窒慾正人之德也周大司樂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龍門之琴瑟於宗廟中奏之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成連曰吾師云春在海中能

移人意乃與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我將迎子師刺船

而去伯牙迎過但見海水瀕洞山林冥杳鳥獸悲號嘆曰吾師

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終成理至遂為天下妙為連仙

史記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

擣之深而驛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

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

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

者

後漢書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

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

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張鷟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

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竒聲獨絕

晉稽康琴賦錯以犀象藉以翠綠弦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

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

采陽明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寮亮論其體勢詳

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性

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泄幽情矣
晉書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
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

阮瞻字千里咸之子也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
長幼皆為彈之琴曆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綠水坐愁秋思並
宮調也蔡邕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

先生所居山作出
示馬嘶甚異之

陶潛不解音聲畜無弦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寄意貴賤造
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我醉欲眠卿且去真率如此琴
操

伏羲作琴大古之琴七尺二寸而一絃舜益以五絃周武王增
變宮交徵而為七蔡邕益為九宋太宗亦益琴為九絃君臣文
武禮樂
正人心

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而為龍鳳鸞

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鳳送遠之操焉 慶安世年十五

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

入御內絕見幸常著輕絲履招風扇紫綈表與后同居處欲有
子而終無胤嗣趙希鵠云古琴有陰陽二材桐木面陽日照者
為陽不面為陰楊材琴且濁而暮清晴濁而雨

清陰材琴且清而
暮濁晴清而雨濁

栗標五曲一日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

十二操一日將歸二曰倚蘭三曰龜山竝孔子作四越裳周公

作五拘幽文王作六岐山周人為文王作七履霜尹伯奇作八

雉朝飛牧犢子作十殘形曾子作十一水仙十二懷陵並伯牙

作九引一日列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正女引四思歸引五霹靂

引六走馬引七篋篋引八琴引九楚引河間雅歌二十一章蔡

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風送遠幽蘭白雪長清短清長側短側清

調大遁小遊明君朔苑廣陵散白魚嘆楚妃嘆風入松烏夜啼

風俗通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憂愁而作命之曰操

纂要黃帝琴名清角齊威公名虎鍾楚莊王名繞梁司馬相如

名綠綺琴名焦尾趙飛燕名鳳凰

柳子夏霹靂琴讚琴莫良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

災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

世說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

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研後彈者揚州薛滿

褚彥回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

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在坐撫節嘆曰以無累之

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尚書故實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嘗取桐梓之精者雜綴為之百

蝸琴用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饗泉韻磬絃一上可

十年不斷危言古琴名則水清春雷玉振黃鸝秋嘯鳴玉瓊響

水玉澗鳴泉石上清泉秋塘寒玉等

藏書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余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

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吟不知手之吟知足有聲不知手亦有

聲也如風撼樹但見樹鳴謂樹不鳴不可也謂樹能鳴亦不可

也此可以知手之有聲矣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因風而思

民愠此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傷殷之將亡見鴻鴈高飛援琴

作操此微子心也微子之吟也

瑟
世本庖犧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呂覽：音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瑟，以采陰氣，以定羣生。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仲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

說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

白虎通：瑟者，開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蔡邕《月令章句》曰：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

易卦驗：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鍾之瑟。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瑟用桑木，長五尺七寸。

韓文：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門，三年不得入。此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瑟鼓之，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北史：李唐石史鄭休範贈妓天仙歌曰：嚴吹如何下太清，玉朋

無軫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雲和瑟一聲

南部新書靈

各直數十萬有寒玉
石磬響泉和志之號

笛

風俗通笛漢武時立仲所作也按宋玉有笛賦玉

在漢前又馬融賦長笛賦云近代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
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裁以
當適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
後出是為商聲五音畢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
尤驚異者有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
隱轉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館

世書向秀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後各以
事見法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暮虞淵淒然隣人有寒水
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疇昔 游宴之好感音而嘆之故作賦

云

世說宋禧是石崇妓綠珠姊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
帝疾患危篤群臣諫曰請出宋禧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
與得者眾人無言阮遥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
之

桓伊字叔夏善音樂有蔡邕柯亭笛嘗吹之王徽之赴京泊舟
清溪側伊素不相識于岸上過徽之便使人謂之曰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
三調弄之便上去客主不交一言

漢中王瑀為太常卿早起朝開水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曰然已後因閱樂而喚之問曰何得某日卧吹笛耶

開元中李謨善吹笛獨步當時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鑑湖命謨吹笛謨為之盡妙時有一老父泛舟聽之因奏一聲湖波

搖動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之有三龍翔舟而聽老人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而老父亦失所在

樂泰曆玄宗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作犯聲當時皆以為新意流美樂人皆效之其聲變態日增因有犯調者即今之所尚

也橫笛小篪也梁朝歌云快馬不須鞭物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傍兒逃齋閑覽余靖知桂州時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一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遣視乃自大栢中出也伐取

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後數年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其木紋理正如人月下吹笛象雖善畫者莫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

朝鮮志新羅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浮來隨波往來王異之泛海入其山且有一竿竹命以作笛吹此笛則兵退病愈旱雨

雨晴風定波平號萬息波笛歷代寶傳之至孝昭王加萬萬波波息笛考索後世有長笛有短笛有義笛如橫笛而加箒西涼樂也

杜甫吹笛詩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

園楊柳今搖落那得愁中却盡生嚴羽字儀卿號滄浪與戴石屏同時其論詩欲知那此太

子折骨還父折肉還母其聞笛詩江上誰家吹笛聲月明霜白不堪聽孤舟萬里瀟湘客一夜歸心滿洞庭

簫

釋名簫簫也其聲肅肅而清也大者二十三管長

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洞簫管之無底者三禮圖無孔謂之洞簫有雅簫長尺四寸

頌簫長尺二寸

呂氏春秋客有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而越王不喜也或為

之野音而王反悅之亦有如此者要在聽之而已莊子汝聞人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地

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注天籟簫也

史記周勃以織薄田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易卦通驗夏至之樂補以簫鄭玄注曰簫亦管也形似鳳翼鳳

火禽也火數七夏時又火用事

笙竽

禮記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竽

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禮曰女媧之笙簧簧笙中之簧也曹植女媧贊曰造簧作笙隨

音樂志曰笙竽並女媧之所作也世本曰隨作笙竽

釋名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執為之其中空以受簧也

白虎通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氣也象

萬物之生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

故謂之笙說文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諸山記武夷君命小朱娥運居巢即大笙也

蔡邕月令季秋之月上丁入學習吹所以通氣也管簫笙竽塤

篪皆以吹鳴者也尸子南容觀舞墨子吹笙劉子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

也

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女童雙成吹雲和之笙楊希道詩短長

撞鳳翼洪細摹燕音切切孤竹管來應雲和琴

韓非子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鳴則衆色皆和今大奸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盜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之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列仙傳高丘子晉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老邑人乃奇怪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木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

笳 天中記笳者胡人卷蘆葉吹之以作樂也故云胡

笳杜摯笳賦序云昔伯陽避亂入戎懷土遂建斯樂晉先蚕儀注車駕住吹小箏發吹大箏箏卽笳也

杜摯序胡笳者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見得摩訶變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有出塞入塞楊柳等十曲

曹嘉之晉書劉疇字正喬嘗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箏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垂淚而去

箏 傳玄箏賦序代以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

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亡國之臣所能開思運巧哉

英雄記呂布請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

著帳邊卧布知之使于帳中鼓箏諸兵卧布出帳去兵不之覺也急就篇注箏瑟類也本十二絃今則十三諸山記武夷君命謝英妃舞長離卽箏也

舊唐書樊彥深妻魏氏淮陰人彥深卒值徐敬業之亂為賊所

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曰夫亡未能自盡今而見

迫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引刀斬指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

自固被殺

麗情集薛瓊瓊開元宮中第一箏手崔懷寶贈瓊瓊詩云平生

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高駢鎮蜀

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其恩賞亦疑其跋扈

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

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曲似纔堪聽

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官

夢焦詩話温廷筠贈彈箏者詩云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

教寧王細鐸金鴈首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此作感慨委婉得

詩人之怨也細鐸金鴈皆歌妓名伊州涼州皆開元新製曲名

故曰新曲按開元傳信記明皇燕會五王奏伊州等樂眾皆舞

蹈稱善獨寧王聽之不悅起曰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

暴君勢卑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聲音播

於歌詠見於人事是將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也國家其不免

乎升庵集妓女以鹿角琢為爪以彈箏曰繫爪梁簡文箏詩停

甲聲 釋名箏篪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

之地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

為淫樂

琴操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作有一狂夫被髮
 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嗟唏鼓箜
 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渡河而死當柰公何曲終投河
 死麗玉傷之寫其聲故曰箜篌引一云漢武祠太乙后土令樂
 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紀原漢

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手齊奏之謂之箜篌音樂
 志曰立箜篌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也伽藍記魏高陽王雍美
 人徐月華能
 彈卽箜篌

逸史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別久忽相遇邀生詣其居曰
 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李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云雲中辦天
 樹天際識歸舟盧曰此人名家莫要作婚姻否李莫測而退後
 娶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家者問何能曰善箜篌示之朱字宛

然李生俱說女亦曰往常夢至一處亦記見生

琵琶

天中記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

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
 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
 為名樂錄云琵琶本出於絃靴而杜摯以為秦之末世苦於長
 城之役百姓絃靴而鼓之事始云或云碎葉國所獻貞觀中裴
 洛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搊琵琶是也

語林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後指琵琶曰名士固

亦操斯器異苑南平國岳在姑孰有鬼附之每言吉凶輒先索
 琵琶隨彈而言事有驗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南史高帝宴會群臣使各效伎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
 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但知誦書

因跪前誦相如封禪

南史王敬則脫朝服袒裼以絳糾髻奮臂拍張武帝曰三公豈宜如此曰臣以拍張

得三公不可忘拍張蓋手傳梓胡之戲

唐晝吐谷渾党項寇邊敕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兩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而觀紹從後擊之大潰

王維妙能琵琶為岐王所眷重維方將應舉求庇岐王岐王令維服鮮衣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令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薦之曰此生欲得解頭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果得解頭

文宗有女弟子善胡琴有兩琵琶號大小忽焉馮道子吉

善鼓琵琶世宗令彈於御前號其琵琶為遠殿雷

琵琶錄唐樂工廉郊常池上彈琵琶作楚賓之聲調聞者何問有物躍出乃是方響一片按之是楚賓鐵也指發清妙律呂相應物類相感焉

隋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間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與自蚤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寬夫詩話樂譜琵琶曲有轉關六么取其聲調閑婉又有護索梁州謂音節閑繁

鐘

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

鐘聲思武臣

考工記鳧氏作鐘兩欒謂之鈇鈇鐘口兩角鐘縣謂之旋旋重謂之

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景間謂之隧凡鐘磬

各有筭簾寫鳥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鍾簾清聲無力者以

為磬簾

明堂位垂之和鐘世本垂作鍾

左傳鄭賂晉以歌鍾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

賜魏絳絳始有金石之樂

宋左師向巢每食擊鍾晉魏顆以身却秦師于輔氏親止杜田銘其勳于

景

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呂覽晉平公鑄為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吾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鍾不調也

臣竊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

王褒傳伯牙操遞鐘晉灼注二十四鐘各有節

奏擊之不常故曰遞

晉書元帝初鎮建業王導令郭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

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其後建興二年晉陵武進

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伍枚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之遇豫之睽

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

係辭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大興初

會稽剡縣人果于井中得一鐘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岳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神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于晉陵棧鐘告成于會稽鐸發其響鐘告其象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南史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宋孝武以問永答鐘有銅淳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唐太宗時創制禮樂召張文收與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高宗時太常缺黃鐘鑄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卓有鐸聲甚厲嗣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天寶十載六月乙亥中書奏昨日辰時大同殿前鐘樓上鐘自

鳴請宣示中外占曰四雄為亂晉惠帝時殿前六鍾皆出第五刻止

宣宗時洛陽耕者得古鐘高尺張叒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削

拭有刻在兩樂果然收博學彊記常言瑟通黃鐘姑洗無射三

均側出諸調閩城法烟者聞海壇練門江內有巨鍾相傳云昔每月望日其潮大至水退其蒲牢乃出可容一人從中穿過約其周圍徑一丈餘大曆中烟欲出此鍾先於開元寺設大會齋誦呪令一小僧詣龍宮乞鐘於人世擊扣以警晨昏小僧見海神曰我借以鎮海別與小珠三顆為信當爾小僧有如夢覺珠

在手

馬

樂叶圖徵君子鑠金為鐘四時九乳是以撞鐘而知君鐘調則

君道得求均注九乳法九州黃鍾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

為鐘

杭州志吳山三茅寧壽觀有唐鐘本唐澄清觀舊物紹興間有

金聲震于太湖漁者莫能致湖濱寺觀爭以舟迎獨澄清觀之
鐘凌波而上一入手于舟內丙辰九月二十四日戊午常州澄
清觀女冠王玉仙所造河北薛泚為之銘

博古圖昔張懷瓘在翰林時見古鐘紀夏禹之績昔紫金鈿以

鼓篆升庵三代鐘鼎文起而凸曰款象陽陷而凹曰識象陰刻

鼓二印章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劉禹錫歌石碣陽鐫額

事物原始黃帝內傳曰帝戰蚩尤玄女為帝制夔
皮為鼓疊鼓者今之登聞鼓崔顥詩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疊
鼓乘車輪文堯置敢諫之鼓名曰登聞鼓今上司出巡置門鼓
獄中置監鼓有事則擊之卽此意也齊時兗州刺史李崇各村
置一樓鼓盜發亂槌諸村聞之皆守要路悉能擒送今時盜發
或火起亂擊鼓樓卽此意也通曆帝營平共工之亂作鼙鼓唐

禮樂志羯鼓本戎羯之樂其音大簇事始腰鼓宋時有之坡詩
腰鼓百面如春雷細腰鼓俗名杖鼓宋蕭思話年十許歲好騎
屋棟打細腰鼓樂記云帝營作鼙鼓周禮太師大祭祀令奏鼓
曄小應大大祭祀下管擊應小祭祀鼓曄鄭康成曰應鼙也應
與曄及朔皆小鼓也其外夷呼鼙鼓曰答臘一名楷鼓卽羯鼓
也三杖鼓始唐咸通中王文通好弄三杖鼓亦名三棒鼓石鼓
者周宣王之獵碣也樂志周官炮土而為鼓鄭康成曰卽瓦鼓
今密中亦有燒缸鼓花亭中坐之詩注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
懸鼓周時大司馬教振旅師帥執提注馬上鼓今文廟之一柱
鼓名曰極鼓亦曰建鼓

樂記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

將帥之臣

世記黃帝得奇獸名夔以其皮為鼓擬以雷獸之骨而聲聞五百里

左傳衛子魚曰成王分唐叔大路之旗密須之鼓闕鞞之甲姑

洗之鐘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

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公子魚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

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漢書王尊謁東平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無持布鼓雷

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

夫差移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鶴從鼓中而飛上入雲中

北史後周裴俠為工部中大夫疾沉頓忽聞五更鼓驚起曰可

向府耶遂瘳魯公護曰危篤若此不廢憂公因鼓聲疾遂愈天

祐其勤也

